

刘素娥 著

白妮

White Girl

20世纪初，渤海湾大户人家安分的小媳妇宁氏生下一个黄发高鼻白肤的男孩，被赶出家门……此后50年，宁氏一家三代想通过“精血冲刷”洗去家庭耻辱，胜利在望时却生出个黄发高鼻白肤的姑娘白妮，太奶奶宁氏自杀谢罪……时代大背景不断变幻，最终，这个“异族”姑娘突破了几代人的命运咒语……

白妮

White Girl

刘素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妮 / 刘素娥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29-05090-0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537号

白妮

Baini

刘素娥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执行策划: 柯林斯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王 水

特约编辑: 刘 洋 胡世勋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 销: 010-85869377 张颖

网 址: www.alpha-books.com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64269273

E-mail: haiwaibu007@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69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4.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矢家白妮初长成	001
1.	我的儿，跟这小黄鼬长得像	001
2.	该死的洋血，怎么又逆了回来	004
3.	除去爹和爷，她跟谁都不一样	008
4.	考试第一名基本都是矢秀白的	011
5.	鹤立鸡群	013
6.	为那事，一定为那事	016
第二章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20
1.	有洋人找过你奶奶吗？	020
2.	白妮子也想进步呢	023
3.	妹妹肯定不会偷棉花	027
4.	她开始明白事情不会太简单	030
5.	监守自盗还栽赃陷害	033
6.	打坏了谁给你找工作	037
第三章	进京	042
1.	千万得待住	042
2.	这个矢秀白素质绝对没问题	044
3.	她家可能有外籍血统	047
4.	让我承担下来吧	051
5.	她觉得婚姻应该有其他东西	053
6.	爹这半天是在哪儿来着	056
7.	最后一环才是紧要的一环	059
第四章	返乡	062
1.	你爹掉进自流泉了	062

2. 你在阳间待够了？ / 064	
3. 不就是让我当牲口吗？ / 067	
4. 她是在梦里见过他 / 070	
5. 孟正律你不想活了 / 074	
6. 让他提前做了新郎官 / 076	
7. 她没有报上可怎么办呢？ / 079	
第 五 章 经商	084
1. 咱们这回非赚个万元户 / 084	
2. 这年头全国都开放了 / 086	
3. 罚款二十！ / 089	
4. 觉得他俩离得越来越远了 / 091	
5. 她们手里的钱基本要光了 / 093	
6. 大活人非让尿憋死 / 096	
7. 原来你俩这是套我呢 / 101	
第 六 章 掣肘	104
1. 咱得先稳定住关系 / 104	
2. 走得越远距离越大 / 107	
3. 不是你说的自个加工吗？ / 110	
4. 没有家鬼引不来野鬼 / 112	
5. 要我说，别要她了 / 116	
6. 你不是也想建个实体吗？ / 119	
第 七 章 建厂	123
1. 你就单等着数钱吧 / 123	
2. 也要留住一份自尊呢 / 125	
3. 政协委员还沾着海外关系 / 128	
4. 夫妇，他们是夫妇 / 131	
5. 你想把天下的风头都出尽 / 135	
6. 跟我好还是跟他好？ / 138	
7.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 141	
第 八 章 先做仆，再做主	144
1. 请问是大同煤矿吗？ / 144	
2. 我能不能跟您去牵马坠镫？ / 147	

3. 扶不起来的阿斗？ / 149	
4. 谁是婆婆谁是媳妇？ / 152	
5. 市场经济变数大着呢 / 154	
6. 流失的客户再次回来了 / 157	
第 九 章 台商给投资	160
1. 希望生一个像她自己的孩子 / 160	
2. 他的确想在大陆投点资 / 161	
3. 投资 500 万 / 164	
4. 乡镇企业不能小觑 / 166	
5. 不该把她拉到政治的浑水中 / 168	
6. 这个人就是有水平 / 170	
7. 只有解放厂留了排污渠道 / 173	
第 十 章 各行其是	176
1. 有些事，不能太死心眼 / 176	
2. 他感到那不是一般的对视 / 178	
3. 一下子变了身份似的 / 180	
4. 那叫榨取剩余价值，懂吗？ / 182	
5. 王小池变得更不是人了 / 185	
6. 一边理疗一边做功课 / 187	
7. 我怎么也不能在你身上学艺 / 189	
第十一章 靠山	192
1. 咱不是有的是法儿吗？ / 192	
2. 说不定 500 年前是一家呢 / 195	
3. 连白的都有可能生不出来了 / 197	
4. 哪个当官的不找个体户做靠山？ / 199	
5. 三个人的关系完全微妙起来 / 202	
6. 张狂什么？野蛮什么？ / 205	
第十二章 暴发户	208
1. 要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 / 208	
2. 喊！商品流动规律？ / 210	
3. 想起一出就是一出 / 213	
4. 拿她当诱饵钓国家的钱呐 / 215	

5. 好像我就是慈善机关呢 / 217

6. 我们就要这一溜儿 / 220

第十三章 我不是交换..... 223

1. 拖延一天加罚 10 万 / 223

2. 我不是交换 / 225

3. 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 228

4. 她死了是遭到报应了 / 230

5. 我俩也离了吧 / 234

6. 建议引进澳毛生产加工 / 237

第十四章 做政治..... 239

1. 人家说的外商不是指她 / 239

2. 你肯定是因为一个人 / 241

3. 没有办法也得有办法 / 243

4. 夫人的关系不容你不同意 / 245

5. 咱们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 / 246

6. 走上了政治舞台就得做政治 / 248

7. 矢家闺女白让你玩? / 250

第十五章 失盗..... 252

1. 双方都看到对方长处了 / 252

2. 安宁天空一盏灯 / 254

3. 存折已经送到纪委了 / 256

4. 打狗要看主人 / 260

5. 你和你夫人说的不一样 / 263

6. 巨额资金来历不明 / 266

第十六章 水落石出..... 269

1. 无论如何得想法扭转 / 269

2. 完全属于政治派系斗争 / 271

3. 你推我? / 273

4. 我只想建学校和敬老院 / 275

5. 原来秀青她是吸上白粉了 / 277

6. 人微言轻啊 / 280

7. 男人的风头让他占尽了 / 282

第十七章 血裔..... 286

1. 有问题的不靠边站谁靠边站? / 286
2. 你俩也是天生的一对 / 288
3. 自己把自己灌醉了 / 292
4. 她身上炎黄的血脉在沸腾 / 294
5. 我爷爷明天 100 岁寿辰 / 295
6. 百年时光隧道那头的事 / 297
7. 矢秀白是陈家后代 / 299

第一章 矢家白妮初长成

我的儿，跟这小黄鼬长得像

女人宁氏扯着两岁多男孩儿进堤外村时，是公元一九〇四年的秋天。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村街的树木和房子、村头的鸡鸭和孩子、屋檐下的柴垛和糠囤，到处都潮乎乎、凉飕飕的。

女人走到村口，一见那棵老槐树打个激灵就站住了。这老槐树跟家乡那棵老槐树一模一样，有三四百年了。大小枝头都弯弯曲曲地朝着街心，有不少枝叶已经残疏，但也依旧有新桠朝外冒着。女人一枝一叶地看着老树，女人眼窝就湿了，泪水一滴连着一滴地流。男孩儿怯怯地看着女人。女人忙擦擦自个眼睛，又擦擦男孩儿头上脸上的水汽，女人就背起行囊拽着孩子朝土门走去。

伯，帮帮忙吧。

老人眼睛仍闭着，一只细瘦的黄狗看着女人，薄窄窄的舌头一下一下地朝外伸着。

女人一手拽紧男孩儿，一手抻紧自个的衣襟：伯，帮帮忙吧。

老人睁开眼，扫一下女人，女人挺灵秀；又扫一眼男孩儿，男孩儿紧抓着女人衣襟，身子往后闪着。老人欠欠身子，到底发现了一张白脸，黄眼，高鼻子，黄头发。老人打个寒噤，又闭上眼睛。女人干咽一口，又说：伯，穷不怕，丑也不怕……伯……女人憋住了，嗓子里活像塞了团棉花。

老人终于又睁开眼，擦一下眼上的眵目糊，磕去烟灰，把烟袋插进褡包，朝老树下的土屋走去。

矢家父子俩，爹六十多岁，儿子四十岁，父子俩从河南逃荒来的当天，就在老槐树下挖个坑，搭上树枝，压上油布，住了下来。父子俩心灵手巧，还勤快，白天给村人种地，夜里给村人编筐，也不要钱，只求口吃喝。人们看他们本分实在，就容他们住了下来。后来，他们就把地下的房子搬到地上，便成了堤外村人。

但凡不嫌孩子，就跟着。宁氏顺着眼睛，拽着孩子说。

父子俩颤颤地看着孩子，说：不嫌，不嫌，一辈子不能嫌！

女人呼一口长气，当天就成了四十岁男人矢柱的女人，白孩子就成了矢柱的儿子。矢老头给白孩子起名矢群。自是指望后代发达、人丁成群。

这里人有成群结队看媳妇的习惯。人们既发现了矢家娶了个好看的小媳妇，也发现了小媳妇带着个怪孩子。而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明眼人没有一个当面说的。可一群一伙的孩子们不管那些：你是谁？你怎么长得这模样？你亲爹是谁？干吗不跟着亲爹，要当带筷子找后爹？

矢群也不说话，自是把黄蜡蜡的眼睛垂在脚面上，尖巴巴的鼻尖上登时就渗出了一层细汗。矢群虽然才两岁，可他天生记事早，他还记着原来那爹的模样呢，爹长着泥黄脸，扁鼻子，黑眼睛，黑头发，而他拿着娘的铜镜，偷偷端详过他长的白脸、高鼻子、黄眼睛、黄头发。一个孩子不像爹娘，人家就叫野种。野种不单是骂他，更是骂娘呢。娘就是因了原来那爹和爷嫌他，才带着他一路讨饭，央求人收留。他和娘走烂了鞋子，磨破了衣裳，可是没一家肯收留。人家不是嫌娘，娘长得好看，脾气又好，还做一手好针线。只有堤外村这个爹和爷不嫌他，他就把这个爹和爷看成亲爹亲爷，可他又不能说，这个爹和爷分明不是亲的。他发愁了，他的小脑袋一撑一撑的，撑得他眼睛发酸，他的泪花就扑扑地落了一脸一脖子。

吃得河水呀？管得那宽？大人们过来叱咤孩子们。

矢老头上去扯了矢群就走，矢柱瓮声瓮气地对孩子们说：他亲爹是我，我是他亲爹，他是我在老家的儿子！矢柱说着，头上青筋鼓鼓的，嘴唇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矢家人刚进家，街长就来了，街长说几位老族长在观音庙前议了事，说让他问问宁氏娘俩打哪来的。

宁氏放下针线，把脸垂在胸前，嘴唇抿得紧紧的。矢老头和矢柱慌忙端出烟筐，一个忙装烟袋，一个忙从灶膛里引来火头，把烟点上，又把烟嘴儿捋几下双手递上。

街长吧嗒吧嗒抽了两袋烟，就往外走，走两步，又回头说：让那孩子少上村街吧，这几天，区校董要来。

宁氏把矢群腰间拴个小绳儿，一家人轮换着抓住小绳儿。

矢老头和矢柱赶了三天三宿编了两捆红荆条筐，给街长和族长们送了去。

无论如何，白孩子母子成了堤外村人。村人们也发现小媳妇倒也贤德能干，整日缝补浆洗，养猪喂鸡，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大人孩子也收拾得齐头齐脸，一点不像不守规矩的女人。再说白孩子也挺老实听话，从来不到村街上，一般都跟着爹和爷爷下地去。

可是几年过去了，矢家人丁不但没有发达兴旺，还依然只有矢群一个。不过，矢家父子日子过得还挺有劲，天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忙活。

只是这矢群，越来越让人没面子，才六七岁，个头却快赶上他爹了，一头密实的头发，如同田里的谷秸子，黄蜡蜡的眼珠，一眨一眨地泛着蓝晕，脸上还浮着层鹅黄色的小汗毛。

到了这年春上，堤外村连唱一集大戏。在大幕拉起来，锣鼓响起来时，矢群就怯怯地看着爹和爷。他爹说：儿啊，爹不去，娘不去，爷也不去，戏台底下夜深风高，去了闹病，得风顶食。咱听爷讲古，爷的古，比戏文好听得多呢。

可是在他爷搜肠刮肚地讲古时，他还是仰着头，翻着眼，耳朵朝街上支棱着，脚趾头在鞋子里一下下地紧抓挠。

矢柱把手里柳条一扔：儿啊，走，点上火把，咱上沙疆逮黄鼬去！

父子俩举着火把子，一窜一窜地在沙疆折腾了半宿，果然逮住了个小黄鼬，矢群把小黄鼬抱在怀里，一声一声地叫唤：爹，小黄鼬！我喜欢小黄鼬！

儿子高兴，矢柱更高兴：儿啊，你喜欢小黄鼬，以后爹还给你逮啊！

可是矢柱看着火把下的儿子，一下子就像被铁爪子抓了心肺，天呐！怎么？我的儿，跟这小黄鼬长得像……

矢群紧紧地攥着小黄鼬的绳儿睡了，宁氏也收拾针线躺下了，矢柱就轻着手脚、提着心肺进了厨房。他点亮一豆昏黄的油灯，挖出块猪油，调上一撮锅底黑，细薄薄地涂在矢群脸和头发上。

矢柱高兴得心尖子直打战，这矢群看上去，横竖跟街上孩子差别不多大了。矢柱决计往后每天都要给儿子这么涂了出去。

可是到了天亮，在矢柱扯着矢群走到戏台底下时，人们依然还是像看小牲口一样地看着矢群，本村的看，外村的也看。矢柱的心一下就像掉进了冰窖里。可不是么，矢群脸色和头发色是深了，可那眼珠子仍是黄中泛着蓝呢，鼻子也仍像刀背儿样挺着，还有那身子，比同龄孩子快高一倍了。这矢群还是个异类，还是个异类啊。

到了矢群十岁的那个腊月二十六，邻村财主家小少爷买了一麻袋鞭炮，一边走一边放，后边跟着一群孩子。走到矢家门口老槐树底下时，小少爷就拿出了一个跟萝卜差不多大小的炮仗，可是点了两次没点着，在小少爷凑到跟前要点第三次时，炮仗突然炸了，小少爷的眼睛当下就化成了一股水。财主家立时快马加鞭送到省城医院。矢群和孩子们都吓了个半死。但两个月后，又见那小少爷时，那只眼睛还有，跟另一只眼睛差不多呢。原来人家是弄了一只狗眼换上了，说那狗眼还活着呢。矢群那心一下就炸了欢儿，矢群飞快地跑回家让爹娘和爷爷也给他去换一双狗眼。他娘一听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爹他爷忙哄他，说他不难看，一点都不难看。可他知道他爹他爷那是糊弄他呢，他就大哭着跺脚，还把自个脸和眼睛抓得稀烂。

再说，宁氏来了这些时日，既孝顺老人，又对矢柱百依百顺，可矢柱在她跟前

还是拘束得不行。这宁氏进家后，每日虽穿的粗衣粗裤，也从不施脂粉，可是看上去依然身段苗条，细皮细肉，矢柱觉得宁氏像戏文里大户人家的夫人，而他自个像个粗使的用人。到了炕上，宁氏也给他做女人，做得也仔细服帖，可他就是展不开手脚。在她面前，不要说没用的，就是有用的话，他也不曾跟她自自然然地说过几句。他倒不是不想说，他在心里盘算了好些日子，才说了一回：你，你好歹，也说说这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呢？

宁氏就垂着眼睛，嘴唇抿着，一副听从发落的样子。这时，矢柱不过等了做几个针脚儿的工夫，便忙躲了。后来再不曾问了。问什么？还没等着问什么，人家那样子，早把他拘出了浑身的白毛汗了。

那天，也是个下着细雨的天气，老伯还是靠在土门下，闭着眼、揣着手，把腰抵在老墙上，那条瘦狗，还在旁边蹲着。

矢柱从荷包里挖满一锅油黄的烟丝，掏出火镰火绒火石，咔嚓咔嚓打几下，一捻儿绵软的火绒就着了，再把火绒按在烟锅上，吧嗒吧嗒抽两口，烟丝洒红了，他才双手端了递上。大伯啾啾地抽几口，吭吭地咳出一口浓痰，啪地吐出老远。然后再抽，再咳，一直咳得涕泪横流，烟雾一片，痰也一片，才说：好烟。

矢柱这时才把脸凑上去：伯，我那屋里，还不见根毛儿动静。

老伯又猛抽几口，说：老天，眷顾你，让那孩子，给你当儿，给你养老送终。见矢柱仍不谙世事地看着他，又说：有铜镜么？家里？

矢柱这才风也似的到家，拿起铜镜一照，才发现，里头一张平光的脸，再往下一看下巴，不要说像街上的男人生着一层钢丝样的胡须，就连细软的绒毛，也没得几根。矢柱身子一晃，打了个通身的大寒战，就蹲在地上掐住了脑袋。

可没几天，他又带着一丝念想儿，去了老娘婆家。红眼肿腮的老娘婆坐在一只老蒲团上，正一下一下搓脚泥儿呢。大嬷，我那屋里，咋不见根毛儿动静呢？

老娘婆把额前几缕秋草样的乱发掖到耳后，看他脸一眼，又看一眼那抵腰黑粗布裤裆，把一只筋骨横露的老手伸过去，风扫残叶般在那儿划拉几下，愣一下，又握一握，之后，往上，捏捏那平平的脖颈，再往上，刮两下那光亮的下巴，干干地说：没的想了，回去，好好待承屋里女人和小子吧。

2 该死的洋血，怎么又逆了回来

让堤外村人叫绝的是，在熬到矢群十七岁那年春上，矢柱就背着一褡裢钱进了西山。几天后，空了褡裢回来，身后跟了个十六岁的银盘大脸的吕姓闺女。

也是在当日，吕姓闺女就和矢群进了洞房。

婆婆宁氏是在第二天一早把一串铜钥匙掖在吕氏腰上的。从此，公婆听吕氏的，矢群听吕氏的，连那公公也敬吕氏几分。

原本，矢家想花半褡裢钱，可是经了半年前的那个事故，当家的就毅然把半褡裢，改成了一褡裢。堤外村东头一家来了亲戚，两挂套马车一进村，正好遇见挑着水往家走的矢群，只见车篷里呼一下跳出一个中年女人，女人抄起路边的砖头就砸在矢群太阳穴上，矢群当场昏了。可女人仍不依不饶。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那中年女人年轻时在城里被一个洋毛子糟蹋过，之后，女人就得了疯病。

矢家就是从这时开启了一道艰难的清淤工程的。矢家这垄血脉里眼下是一半洋血一半汉血，矢家要从这一茬人开始冲刷那该死的洋血，先把它由二之有一，变成四之有一，再由下一茬人，把它由四之有一变成八之有一。到那该死的洋血只占八之一时，矢家人的面相就该和村人差不多了多少了。这艰难的工程要由矢家几代女人完成，所以矢家女人不能不成为矢家的恩人。

那个黄昏，吕氏哆嗦着身子看见那白脸、黄眼、隆鼻子、黄头发的矢群，才明白公公为什么把一褡裢钱毫不心疼地点给了她爹。她的心一下一下地狠撞着嗓子眼儿，这个人的眉眼儿虽然长得不丑，可那大个子和那一身黄黄的毛发，怎么看都让人想起骆驼。夜里，她简直要吓得背过气去，怕那骆驼扑她、压她、咬她。她吓得躲到炕西头儿，又紧了紧腰里的几层布条子。可是一直到夜深人静，那骆驼不但没扑她，也没压她咬她，还一直羞臊地躲到炕东头儿，把脸朝了墙，把脖子缩到腔子里。这一来，她虽说不多怕了，但她还是一宿没敢合眼。娘说男人就是干那事的虫儿，女人到了人家，愿意得应着，不愿意也得应着。她没想到，她那虫儿，竟是个骆驼虫儿。她不能应！硬要她应，她就去死。

第一宿，没事；第二宿，又没事；到第三宿，那矢群，还像个偷了嘴被逮住的牲口一样，羞臊地朝着墙。到了第四宿，她才把腰里的几层布条子松了松。

一个多月后，她才怯怯地对着炕东头儿，说：你把衣裳，换换，我给你洗洗。那矢群，接了衣裳去墙角换了，但依然勾着头。

到了秋后，吕氏把矢群被子从炕东头搬到炕西头，还是因了一场雷雨。

矢家那块棉花地离家五里，在她摘了满满一大包时，西北角上的黑云忽地就把整个天遮住了大半。紧接着，黑风白雨就涌了过来。吕氏背起棉花包往家赶，开始还能走动，后来风更大，雨也更大，还加着尖厉的雷电，她拼命地搂着棉包蹲在老树墩下。矢群就是这时来的，矢群把棉花包接了，矢群还想搀她，可刚要伸手又缩回来闷声说：你拽着包袱角吧。吕氏心就潮了，忙拽住包袱角一滑一滑地跟着走，走到一棵大柳树跟前时，天上先打了一串小霹雳，接着，又咔嚓下来一个大霹雳，

眼见的，一条蓝幽幽的巨龙就颤抖着伸过头来。她心想完了，哪辈子遭了罪老天爷索命来了，就在她合上眼等死时，矢群把她猛力一推，随着又扑到她身上。霹雳一下子劈在大柳树上，树身眨眼间就被掏空了，矢群的一只鞋子和一只裤角也被燎糊了。之后，吕氏就软在了矢群怀里。在那一刻，吕氏定神看了看，那矢群乍一看像个骆驼，细一看那黄的眼睛，那高高的鼻子，也挺好看呢。就是当天夜里吕氏把矢群被子抱到了炕西头。

其实，吕氏那时对矢群是哪样人，心里也早有数。这矢群每日都抢着干重活，抢着吃剩饭，手还极巧，编的筐和篮子，比他爹和他爷编得还快还好呢。这些感觉像一堆干柴，一经那个霹雳点着，便持久地烧了一辈子。

到了这一年秋后，吕氏就给矢家生下一个孙子，矢老头给孩子取名矢根，这条根，有着四分之三汉人血，跟他爹矢群果然不一样了——头发和眼睛黑了些，脸色也深了些，鼻子和眉骨低了些，个子也小了些。矢柱一边抹眼泪，一边掐指计算，再过十七年，矢根就能娶妻生子，到了再下一茬人，就该和村人差不多了。一边的宁氏，眼泪哗哗直流，好像眼里窝着一世界的水呢。

矢老头去世前，嘱咐矢柱和宁氏多积攒银两，好早些给矢根娶妻生子。

不过，到了矢根十七岁时，矢家却没费劲，就娶进了小模小样的邻村姑娘张秋花。

事情说起来，也简单。张秋花她娘受了她爹一辈子气，她爹暴死后，她娘办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闺女嫁到矢家。她娘一辈子不光吃不上喝不上，还挨男人打，受男人气。她娘把村前村后的人家理来理去，觉得哪家待承女人都不及矢家。

矢家为报答张家，也给了张家半褡裢洋钱。

张秋花接受男人自然不像婆婆那样艰难，她娘家在堤外村以北三里地，矢家家境她早知道，矢家对儿媳的敬重她也知道，只这么几步路，她也早就见过矢根耕耩锄耨，也见过矢根编的带花样的筐子和篮子。

可是，张秋花进门后却老不生育。宁氏和吕氏自是急得了不得，不但到处寻医问药，还不分昼夜地去村东大庙烧香磕头。可张秋花的身子还是一年年瘪着，在吕氏决计要把她休了时，那肚子才争起气来，这已是她进门的第十个年头。

随着时日增加，宁氏和吕氏手里那把汗就越捏越紧了，她们成百上千次地计算着矢家这茬人出来的日子，也成百上千次地端详着张秋花的肚子。

终于熬到了这天后半夜，吕氏发现张秋花屋里亮了灯，张秋花笨重的身影不停地在窗户上晃动，吕氏慌慌地披上衣裳赶过来时，宁氏也颤颤地捻着小脚过来了。

吕氏先把儿子矢根支出去烧水，又忙为张秋花掐肩捏腰，宁氏为张秋花滚了一

碗姜糖水。张秋花浑身上下冒着汗，吕氏和宁氏浑身上下也冒着汗。

看着张秋花不停地趴下起来，起来趴下地折腾了好些回，脸和脖子像水洗的，头发也像水洗的，领口里也朝外冒出黏黏的热气，吕氏才拍拍枕头说：躺下吧。

那个让矢家盼了十年的孩子一出来，吕氏抢上去就看清了，像她娘，像她娘，完全像她娘啊——团团的小脸，细长的眼睛，扁平的鼻子！黑黑的头发！吕氏第二眼才看的性别，在她看清是个女孩儿时，那高兴劲儿一点都没减。

宁氏捧着那张小脸，转过来转过去地端详片刻，就把孩子裹上被子掂掂地抱出来喊叫矢家父子。等在外头的爷俩一听宁氏声音就知道孩子一准是长好了。在他们捧着孩子刚看清模样时，宁氏就磕磕绊绊地去给祖宗磕头了，那爷俩也忙抱着孩子跪在祖宗跟前。

老祖宗，老祖宗啊，老祖宗保佑矢家啊！

宁氏被矢群矢根架起来时，额上已经淌下了鲜红的血印子。

宁氏为曾孙女取名矢秀红。

宁氏和吕氏把瓦缸里所有白面都打扫出来，蒸了一筐箩馒头，还把馒头拿硫黄薰得雪白，再点上红红的胭脂，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去一个。

宁氏还让吕氏送给在街心里赊小鸭子的中年人一个，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人，骑个大水管自行车，车上驮着两只竹筐，筐里带着几十只小鸭子。这人每年都来，他把小鸭子赊给村里人，第二年再来，小鸭子成活了就收钱，不成活，就不收钱。这中年人接了馒头，也替他们高兴，还高兴得直擦泪水呢。

到了一九五三年，张秋花又生了第二个闺女，这闺女长得比大闺女更加好看，鼓鼻子鼓眼睛，黑头发，黑眉毛，更是一个典型的汉家女子！前两年“镇反”运动中，堤外村受花源头乡指示，对矢家查了几次，怀疑有海外关系。最后虽查无实据，可矢家在村里一下就更加地不体面不光彩了。张秋花这次能生出个好看的孩子，矢家人战战兢兢的心才放松了些。宁氏为孩子取名矢秀青。

宁氏和吕氏又蒸了一筐箩馒头，还是薰得雪白，还是点上胭脂，还是给村里每家每户送一个，还是连街上做小买卖的都送了，赶巧还有那个赊小鸭子的中年人也，在，赊小鸭子的中年人接了馒头捧在手里细细地打量，人们便笑那中年人，说看呐，这人也真是，得个馒头，像得了只金元宝呢。

这年腊月，矢柱得了心疼病，吃了几服药总也顶不过去。矢柱就让把矢秀红和矢秀青抱到床前。吕氏就让矢秀红叫太爷爷，秀红亲亲地叫了太爷爷，矢柱眼圈就红了，攥住矢秀红的小手，就又看着矢秀青。张秋花把矢秀青的小手也放到矢柱手里，矢柱一手攥着一个曾孙女的小手，嘴角咧着，眼里一跳一跳地闪着光芒，宁氏给矢柱擦一下清泪说：下来就曾孙子了。矢柱脖子一歪，眼睛就闭上了。

到了一九五四年秋后，张秋花刚把一天的活计收拾清楚，肚子就生疼起来，吕氏扶着她刚把身子躺顺，肚子里那孩子就急着要露头。吕氏急着去拿新做的小被子，一个蓝花的小被子，小子家的小被子得雅致些，不能红花绿草的——张秋花早说了，说怀下这个孩子，跟怀前头两个不一样。不一样？还不是个大孙子么！

吕氏拿了小被子刚走到炕沿上，那个孩子就着急忙慌地出来了，吕氏抱起来一看，“啊”的一声，脸就变得焦黄，吕氏忙看婆婆，婆婆也早没了人样了。张秋花一低头，才发现孩子脸色嫩白、眼睛深陷、眼珠棕黄、鼻子又高又挺！天爷呀天爷！都几辈子了，那该死的洋血，怎么又逆了回来？！

奶奶、奶奶……娘，娘啊……

更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老大矢秀红突然肚子疼得直打滚，只几下子就没了呼吸。

吕氏戳着三孙女嫩嫩的额头说：死丫头，是你，妨死了老大！早知道，还不如不要你！

三孙女额头立时红了一片，薄薄的额头骨呼地悠几下，险些要被戳透，可是孩子却没哭，一双栗色的大眼眨呀眨的，翻卷的睫毛一扇一扇的，似乎在问干吗戳我？怎么你了？吕氏心头的火轰地撞了头皮，“啪”的一下，一记老巴掌就落在了嫩白的脸蛋上。可这孩子还是没哭，只把笔挺的鼻子耸两下，把眉头抽出个死死的结儿。在吕氏又要打第二下时，矢根惊慌地跑进来闷雷样地喊叫：娘！快去看看我奶奶吧！

吕氏惶惶地赶到婆婆屋里时，婆婆已经躺在一洼血水里，胸口上生生地插着一把剪刀。



除去爹和爷，她跟谁都不一样

张秋花看着怀里的三闺女，说你……就叫矢秀白吧。你，你是怎么托生来的？你？

生了老大，张秋花在炕上躺了十天；生了老二，张秋花在炕上躺了一集；眼下，把矢秀白包上，她就下了炕。张秋花又洗菜，又做饭，又洗衣，又垫圈，可是乳房里的奶不但不少，还常常滋滋地往外冒。

吕氏从看了三孙女那一眼后，整个月子，再没过来。吕氏也是那一天就把矢秀青领到她屋里的，矢秀青从这天起，更成了奶奶的心头肉。

懂点事后，矢秀白就明白无误地知道奶奶不喜欢她了。不过，她也极想让奶奶喜欢，在奶奶要下炕时，慌忙把枣木拐棍递上去，可奶奶抬手就把拐棍夺了。她也

曾在奶奶把三寸金莲伸到炕沿下找鞋时，慌忙把一双小鞋子捧到奶奶脚下，可奶奶拿脚尖勾起小鞋子刷地甩出老远，小鞋子飞出的那条弧线，像一柄月牙刀把她小心房刺得生疼。她蹲在炕沿下，一只小拳头使劲儿抵住嘴，另一只小拳头把流出的眼泪擦干净，把没流出的眼泪硬硬地咽回肚子里。

她终于明白，奶奶嫌的是她的面相。她偷偷地对着镜子琢磨，这眼睛鼻子脸蛋，跟太阳花儿一样水灵精神，可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呢？她又偷偷地看奶奶、看娘、看爹、看姐姐和过往的村人。她终于发现，除去爹和爷，她跟谁都不一样。也因了她的难看，一有来人，奶奶就要把她往小磨坊里推。矢家小西屋里安着一台小石磨，可她不愿去，她拼命地朝后曳着小身子，可奶奶两只老手太有劲，三下两下把她塞进磨坊又“啪哒”一声挂上一把大锁。

奶奶串亲戚从来不带她。那次，奶奶领着秀青又去串一门高亲。秀青说那亲戚家的房子比矢家房要高好几倍，也大好几倍，人家影背墙上画着两只仙鹤，跟真的一模一样，老想从墙上飞下来。人家吃的大米饭跟雪一样白，猪肉片子跟镰刀一样大，粉条子跟手指头一样宽。秀白实在想跟着去一次，这天奶奶和秀青都穿着平展展的新衣裳，奶奶扛个红包袱，里头包着一方红柳条筐，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花饽饽，那是奶奶和娘头天夜里蒸的，第二天清早又拿硫黄熏得雪白。

她悄悄地跟着，脚步跟小狸猫一样轻巧。但还是让秀青发现了，秀青扯住奶奶衣襟往后一指，奶奶就咬牙切齿地骂开了：你个白妮子，快回去！再跟着，看我打折你腿！在她赶了好几段，奶奶往回撵了她好几段时，爹才把她拦住了，爹把她揽在怀里，给她擦泪，给她掸泥土，又带她摘野花逮蚂蚱。她戴着野花，拿着一串蚂蚱回到家，她娘果真就拿个长柄黑勺子，把蚂蚱煎得焦黄香嫩给她吃了。

之后，她既习惯了奶奶的嫌弃，也习惯了爹和娘的呵护。

再后来，不用奶奶管，她也很少去街上了。尤其是街上开社员大会或者有婚丧嫁娶的，就更不敢去了。那些人，给点面子的，只看看她还说什么，不给面子的，少不得把她拉住，捋她头发、摸她眉毛、按她鼻梁子。问她怎么跟别人长得不一样？问她知道太奶是怎么来的么？她从来不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就忙着跑回家，忙着忍着劲地不上街。

可有时也忍不住，她就跑去要跟孩子们一块儿玩，可人家摇着手说：够人了，够人啦！找别人玩吧。她一找别人，别人也说够人啦。她就想办法让人家高兴。人家拿瓦片踢房子，她帮人家捡瓦片；人家跳绳儿，她帮人家悠绳儿；人家踢毽子，她就抢着说她的毽子好使，她娘拿新布缝的，里头装的谷草子。

她不小心踩了一个女孩脚，女孩张嘴就骂她小白鬼子！她问谁是白鬼子？女孩说你是小白鬼子，你爷你爹是老白鬼子！她把脸憋得发紫，可她一句话都说不上来，